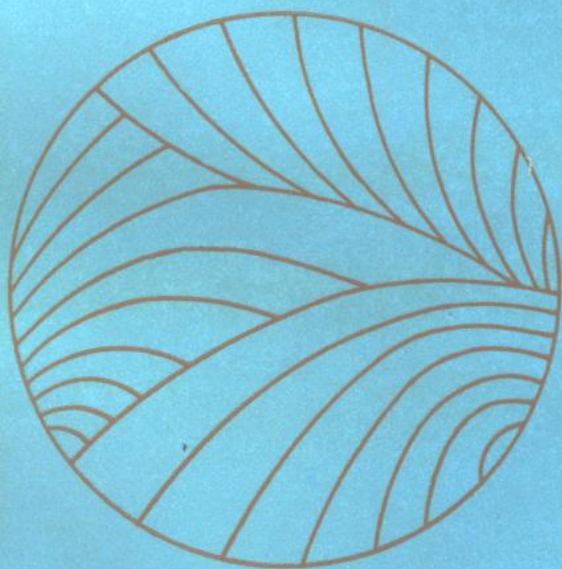


新闻思维与新闻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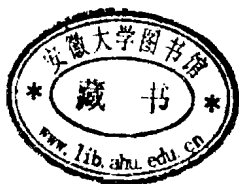
徐 熊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闻思维与新闻心态

徐 熊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新闻思维与新闻心态
作 者 徐 熊
责任编辑 胡 凡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18.125 插页 4
印 数 1—2000册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199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27—8/E·84
定 价 15.6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徐 熊

徐熊小传

徐熊，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江苏省滨海县人。1927年7月生，1944年8月参加工作，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春与同年8月在华中建设大学和1946年春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46年4月在《新华日报》（华中版）、华中新华社任记者。此后，作为战地记者，采访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及对越还击战，写过大量军事通讯和报告文学。此外，还采访过中央政治时事活动，从事国际报道和新闻研究工作。

从1984年秋天起，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国外分支编审，《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中国实用新闻大辞典》编委，《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编委，《中国报界著名编辑记者辞典》顾问。

徐熊出版的单行本有：《进步的旗帜》、《为了祖国、和平、胜利》、《鸭绿江凯歌》、《记者生活散记》、《生命的火花》、《新闻报道艺术钩探》、《心灵变奏曲——蒋军被俘士兵心路历程纪实》、《徐熊军事通讯报告选》，即将出版的有《新闻采访学》（与别人合著）等。作品被选入大学、中学教材和《当代名记者和代表作》、《我的新闻生涯》等。

徐熊传略被辑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家词典》、《中国当代著作出版发行

藏书家词典》、《当代“老新闻”》、《中国报界著名编辑记者辞典》、《盐城高级人才名录》和《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等书。

目 录

前言：在探索中的追寻·····	(1)
协调思想机制 开拓思维空间·····	(10)
——新闻思维探秘之一	
“软化”你的头脑 来一场“软革命”	
掌握新闻思维特点 建立新闻思维“综合性工艺流程”	
谐调新闻思维定势 确立“五体化”研究模式	
开发智力潜能 优化思维结构·····	(42)
——新闻思维探秘之二	
有序 有机 有效	
第一个层次：“综合利用”	
第二个层次：“合理开发”	
欲织思维网 且请“两面神”·····	(64)
——新闻思维探秘之三	
从“爱因斯坦的诘告”说起	
已见多维化 再请“两面神”	
(一)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	
(二)创新思维与传统思维相结合	
(三)求异思维与寻常思维相结合	
(四)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相结合	
(五)精确思维与弗晰思维相结合	
联想力是记者必备的思维能力·····	(121)
联想的运用和联想力的培养·····	(131)
《阿房宫赋》——形象思维妙用的范例·····	(146)

弗晰思维——新闻报道中的新武器·····	(154)
FUZZY译为“弗晰”好,还是“模糊”好?·····	(163)
从精神的角度看·····	(165)
——新闻心态剖析之一	
新闻研究中的一个视角	
探索新闻心态 研究心理结构	
了解“上帝” 更好地为“上帝”服务·····	(199)
——新闻心态剖析之二	
研究新闻接受者的心理反应和特点	
新闻心理结构的培育和建设	
研究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	
触动采访对象的心灵 打开对方心灵的窗户·····	(234)
——新闻心态剖析之三	
调节采访心理·····	(250)
——新闻心态剖析之四	
“力能”和“力功”·····	(270)
——新闻心态剖析之五	
把握意识流向 强化新闻气质·····	(374)
——新闻心态剖析之六	
改革思维方式 疏理思维活动·····	(550)
——新闻心态剖析之七	
建构 E 型思维定势	
思维活动方式的疏理	
疏理的重点	

前言：在探索中的追寻

说书业有句俗话：“书是假的，力气可是真的。”我对本书著作的体会却是：“书是浅的，力气可是大的。”这本书，花了我3年多业余时间才陆续写就。3年多前，就是做梦我也未曾想过写这样的书。即使后来鬼使神差地让我动了手，我也是写得没个准头，没个信心。不过，现在我终于不揣鄙陋地把他拿出来就教于读者，自然是挺开心的。

3年多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促使我拿起笔来探研它的。这“机遇”竟蕴含着一种使人联想的动势，一步步把我拉向一个我从未涉足的写作“深渊”而不能自拔。当时新华社党组决定出一套新闻工作教程系列书，其中《新闻采访学》这一卷指定由我和另一位同志执笔。正巧那时有不少单位邀我为新闻研究生和到一些新闻短训班、新闻研讨会等场合去讲课。于是，我决定先充实自己，即读一读书，看看有关材料，然后“进入角色”。未想到这一下子就使我进入一个新的追寻的世界。

从前，我虽然干了几十年新闻工作，但是不仅在从事国内、国际报道时，就是在新闻研究岗位上，也不曾系统地翻阅新闻理论方面的书籍；未曾分析那些蕴藏在采写、编辑活动中的矛盾，进而找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方法；更未能通过实践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并且以思维学为武器，把它们概括为理性知识。尽管我也曾偶有心得，写过一些体会，发

表过一些感想，那毕竟是经验之谈，缺乏“升华”。有时，我也想把自己用“苦劳”换来的经验加以理性的总结提高，也想自觉地从别人的经验中汲取养料，也想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命题，去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可是我却并没有坐下来冷静地做全面的、深入的思考，更未能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新闻思维的研究。现在任务逼着我坐下来看书，来思考问题，我的“思维之鸟”竟也不由自主地活跃起来，仿佛要把我负载到一个特异的欢乐的天地。

当然，这种“飞翔”是由“外围”逐步走向“核心”的。首先，我在翻阅材料时发现，穆青1982年1月间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我的心不由触动了一下。过去穆青讲这话时，我正在家中养病，未看到谈话的全文，只听说他提倡写“散文式新闻”。我同周围一些同志一样，虽然尊敬穆青，却对他这一倡导不以为然。我觉得现在我们不少新闻已经写得“不像新闻”，还提倡什么“文艺笔法”，那就更要乱套了。以后也就没再想这个问题。现在我才知道穆青谈话精神，是针对一些新闻报道“像公文、像总结报告”而言的，是讲“新闻报道要注意文采”，“不仅内容是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而且语言文字、表现形式也是新颖的，也是美的”。这样做，“对八股式的新闻作点改革”自然是有好处的。过去，我不同意“散文式新闻”，一是对穆青的谈话没有全面了解；二是对“散文”和“新闻”这两个系统的概念和特征还未弄清。于是，我不无有些内疚地写了一篇《散文式新闻和新闻性散文》。

这时，我翻阅材料和思考的兴趣全都转移到了“新闻性

质”方面，“却来此事，眉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是因为，要想写好这篇文章，必须先搞清“新闻”是什么，“散文”是什么，两者关系如何。过去我从未研究过什么新闻定义，也未曾见过谁理通了新闻定义才去从事采访和报道。虽然我也知道这几年新闻界在争论新闻定义，但是我觉得不管新闻定义怎样众说纷纭，记者不理它们的碴儿，照样能采访出新闻，甚至写出出色的报道。这表明，新闻实践始终走在新闻学研究的前面。可是，如今我才意识到，当你在采写新闻活动中渴望能“现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时候；当你在新闻研究中试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时候；当你面对竞涌的新知识、新信息，纷呈的新课题、新挑战而感到“生而有涯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的时候，你便会懂得认识新闻基本特征，按照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办事，掌握记者的思考方式的重要性；你便会觉得在新闻实践和研究中自觉地运用定义这种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是必要的。恩格斯就说过：“对日常运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这是由于，定义可以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活动的规律；是巩固人们认识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起着检验概念是否明确的作用。而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虽然离开了个别事物的具体形象，却能更深刻地反映客观现实。当然，我们在看到科学定义对于揭示客观事物本质属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人们认识不应当受到定义的局限。

关于新闻“定义”的材料和自己对新闻“定义”的看法，在《散文式新闻和新闻性散文》一文中是容纳不下的了。于

是，我又写了《关于新闻性质研究的思考》。可是，为了写这篇稿子，我又得翻阅大量新的材料，比方如何看待“新闻”这个“系统”。这样，我豁然开朗，一个新的世界出现在我的面前，那就是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以及其他一些现代新兴学科的学说。我深感运用它们对我们新闻工作者也会有很大帮助。

我把这个看法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欢迎研究生入所的座谈会上谈了。当时，有六位研究生新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来到研究所工作，他们的六位导师——海棱、李普、方言、成一、李启和我都在会上发了言。我讲得虽然简单而肤浅，却引起了研究所负责人的兴趣，他们硬要我到研究所举办的“双周谈”——每两周开一次的业务务虚会上谈。我在会上汇报了我在这方面的学习体会后，《新闻纵横》编辑又兴趣盎然地约我为他们的刊物写一篇稿件。谈是一回事，写又是一回事，这就赶鸭子上架，逼我不得不再翻书，特别是看了现代思维学，用以武装自己，写了《试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冲击下的新闻改革》。说百次不如看一次，看百次不如做一次，通过这次“做”（写稿），我的学习和研究的注意力又已转移到新闻思维和新闻心态了。前面说的这三篇稿子，都已收入我的《新闻报道艺术钩探》一书中。说实在的，它们不过是我力图迈向新闻思维学之途的铺路石。此时，社会上邀请我去讲学的较多，于是我又把我自个草拟的“新闻思维”研究提纲中的“十种思维五个结合”这部分拿去试讲，想不到竟普遍受到欢迎。在这中间，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成立由一部分高级记者、高级编辑和研究员组成的综合研究小组。会上确定，这个小组成员年内都要拿出一两篇论文来，以便

推动全社新闻研究工作的开展。我在会上报的题目就是对新闻思维的研究，竟也得到大家的赞赏。然而，从此我也为自己套上了新套子，摆脱不开。

首先，杂事总是纷来沓之，当前工作上的一个接一个紧迫任务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首要任务是编写《新闻采访学》。同时，还要参加《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和《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的编审工作，后一工作至今尚未结束。此外，还有指导研究生工作，还有一些讲学任务，还要出国访问及为其写稿，还受“乔迁之累”。这些事使自己既无精力又无时间从事这项工作。但是，对客观困难真的没治了吗？“卖主怪脚，买主怪鞋”，你怪时间，时间还怪你呢。一勤天下无难事，就看你自己有没有钻劲和韧性了。钉子是敲进去的，时间是挤出来的。齐白石说得好：“哪有工夫暇作诗，车中枕上即闲时。”我也便在工作之余，硬是去挤时间。比方，放弃晚上和假日休息并把时间科学使用——整块的，用于需要动脑子的写作；零散的，用于抄写、记页码等简单劳动。在编写采访学书稿和讲课时，遇有新闻思维材料，随手记下，或用于书稿中，或用于课堂上，或写成文章，从而把编书、讲课与业余写作结合了起来。

还有一个困难是，我对思维学和心理学都是外行。咋办？不懂就学。“边学边问，才有学问”，“学问学问，要学就问”。而且，通过写作，也是一种学习，“耳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因为在学中写，自己动起手来，印象深刻；在写中学，能知道自己缺什么和明白问题之所在。从而有目的地“补课”。这就能“学而后困，困而后省，省而后悟”。有人说，哲学求真，道德求诚，宗教求善，艺术求美，我则求悟。我也是一

心“求悟”。虽然我还“悟”得不够，更未深得新闻思维学和新闻心理学的壶奥，然而理解却是连心的桥梁。我毕竟对它们有了深深的理解。

在我的一些有关新闻思维的论文陆续面世后，不少同志称赞和鼓励我，但是也有的同志为我担心，怕我涉猎一个陌生的领域“有些冒险”，弄不好会“闹出笑话”。我感谢对我的这种关心。我也懂得，这条路荆棘丛生，难免会栽跟斗。但是，我却仍然宁在探索中失败，不在因循里成功。何况，新闻思维和新闻心态毕竟是新闻学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在采写新闻时，总是要运转思维机制，总是要考虑采访对象的心态，总是要对纷纭的社会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迅速的判断力和娴熟的表现力；而在报道新闻时，又总是要考虑社会效益，考虑新闻对于受众应有的认识作用，即使不必篇篇报道都能警世铭人，也不必摆出劝善规过的架势，却也要尽量使新闻拥有感人的吸引力、强烈的触发力和深邃的引导力。这就需要明晰了解新闻心态，透彻掌握采访对象和受众心理，正确运用新闻思维。而这一切，总得有人探索，去开始，去建设。从事这项工作，自然不但要有过硬的才能，过细的作风，还要有过人的胆识。我当然不符合此要求，因此是不足以胜任的。可是，我可以探路，可以为攀高者做一块垫脚石。恩格斯说得好：有所作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在这条探索的路上追寻，我虽然走得艰难，精神却是愉快的。因此也就如但丁所说：“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我一踏进这个茂盛的百花园，就像一个目不暇及的园丁，忙于捡拾——偶尔拔除一些荒芜的杂草，但是更多的却是采撷含蓄的或怒放的鲜花。那就是运用现代思维学和现代

心理学一些现有成果，来剖析一些新闻现象，来论述对新闻有关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与见解。不过，我纵有探索新闻思维规律之心，却无阐扬新闻思维理论之意。因此，收入本集的文章，虽然具有大块头、系统化的形式，行文却没有什麼“理论色彩”，未能说出多少“大道理”。本来，寻求大道理，应是新闻研究的首要目的，抒发大道理，也应是著书立说的第一旨意，让读者“读书明理”嘛。可是，由于我自知对新闻学、思维学和心理学理论都消化不良，虽然囫圇生吞了一些，却感胃纳不胜负荷，只恐吐出不太好看；所以，我只根据自己的“水平现状”和“习惯势力”，写作时往往只讲讲“小道理”，叙叙“家常”，就实论虚。不过，闲谈“小道”，笑述“家常”，不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一点乐趣么？小道理弄得好，也会翻成大道理；“家常”谈得妙，没准能反衬出相对的真理来。平常之中含有伟大的真理因素嘛。何况，生活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人们的思维领域千端百绪，错综变化，歧涌纷至，因此我们对新闻思维和新闻心态的研究，本就应有多层次思维运动，多维性的时空观，多方位的观察，多角度的理解和多手段的表达。只有如此，人们思维空间才能从多式多样的各种素质之相互消长、彼此补充中完备起来、丰富起来。而这一切是一种只讲大道理的模式所无法容纳的。

收入本书的诸篇文章，繁简悬殊，有的一篇只千把字，有的却仅一章即达九万多字。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前人曾云：“《左氏春秋》，一人之笔也，或一二言而止，或连篇累牍，千百言而不止。一二言未曾不足，千百言未曾有余。”因此，本书也未因“举其大端，而屏其细小”，不强求体例之一致。

书中引用了大量新闻报道中实例。这些例子多是信手拈来，带有“随意性”。这就难免有更能说明问题、更典型、更权威的事例，由于我没有看到而该引用却未引用。引用时对一些作品也有所评析。评析作品，人各有见。本书的评析，仅为说明某个问题或仅为印证某种新闻思维方式而言，并不是全面解剖作品本身。因此，只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当不必强人看法与己等同。就算对某些评析，各人在主观上与之有不同见解，只要客观上能承认此中议论足以自立一家之言，那就与藏否大旨无妨。还有，我自己在几十年新闻工作实践中，没有什么大成就，却在书中对别人说三道四，是不是有点儿自不量力？我想，这个问题也好解释。倘若品诗析文须先做好诗宿文彦，那么谈论《红楼梦》，就得预先写好一部《白楼梦》了。还有，那些文艺批评家、舞蹈设计家、音乐理论家，未必都会写小说、擅长编戏、能歌、善舞，而各项世界体育冠军也并不总是由各项体育教练获得的。那么，我作为读者、听者或观者，又为什么不能对一些新闻现象谈谈自己的感受？这么一想，我也就不怕“在关老爷面前耍大刀”了。

书中的引用材料，有不少我已在文中指明出处或交代作者，但仍有不少地方未予注明。对此我甚表遗憾，尚希有关同志见宥。由于我是在新华社工作的，看到新华社的材料较多，因此引用新华社的材料也难免多了些，这点也请读者原谅。有些问题，本书曾反复予以论述，这是从不同视角来剖析的，这点敬请读者注意。

这本书不过是“抛砖引玉”，是探索中的追寻。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不仅追寻，而且开拓，写出系统的具有

较高学术价值的新闻思维学和新闻心态学来，那时向读者献上的就是宝玉了。

本书写成之日(1989年10月)距出版之时(1993年10月)已有整整四年。这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苏联的解体、中国的经济大发展等)，因此书中举的某些例子难免“过时”。这只能请读者从“精神实质”上理解了。

本书的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胡凡同志给予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作者 1989年10月—1993年10月

12

0

· 9 ·